

爲什麼要寫詩？

羅維明

與何福仁論詩。他的煩惱。你 活在人們心裏

這裏只想檢討何福仁的兩首人物詩，湊巧這兩首都是悼亡詩，而且這兩個人的死（在生的時候也是）曾經帶給一個民族，一個痛苦、猶疑、失望，或者希望的時刻。以怎樣的詩去寫這個人物呢？這是我感興趣的地方，也是我想談這兩首詩的原因。這兩首詩是這樣的：

他的煩惱

他的煩惱
不是年老
也不是死
而是
八十歲後
如何
年青下去
如何
永遠呼吸
他需要
最新出品的
氧氣
可以
將一切吸到
肚裡
而不必
呼出來
雖然
那會引起
消化不良
會腐蛀
內臟
可是
七位大夫證明
他的胃

有全世界的
容量
如同他的每一句話
擁有所有的
解釋
讓失憶的
背誦
讓飢餓的
咀嚼

你活在人們的心裏

有些名字
挾在書本裏
強迫人們
在槍桿之前
在勞動之後
背誦
而你
寡言恬退
甚至擯棄
身軀
任何辭典
再難找到你
完整的記載
可是
你活在
人們的心裏
溫習你的記憶
數你臉上的皺紋
撫慰你鎖蹙的眉
你微彎的左手
伸直，掌握了
最準確的時間地點
世世代代
老百姓
用每一種土話
傳頌

有那麼一個中國人
即使在過渡
激動的日子
仍保持他底
樸素。
你是流水
承載血和汗
滙所有的支流
向大海
五千年的大海
是你唯一
最後的黨派
在那裏
人們
有時是水滴
力量的凝聚
冲破一切隄障
揚起浪花
有時是眼淚
當美好的
失去
畢竟你是要去了
中國啊還有五千年的悲苦歡愉
必須分擔、分享
必須面對

一九七六年五月初稿一九七七年三月修定

這兩個人剛死的時候，我們會立刻想起，他們的死亡，與整個民族的關係；他們的死在這個時候意味甚麼；而逐漸的，也想起他們過去的作品，與及那個民族在那時候的一切；以及他們死後，那個民族未來的各種可能；如果要變一首詩，或者一篇文章，把這兩個人的面貌清楚勾劃出來，上述的幾點

應該是會在詩文中出現，只是這兩首詩在上述各方面都交了白卷，它寫的僅是個人的感覺，說明了當時的反應，對人物的刻劃只有一個抽象的、概念的感慨。

在人物詩方面，痲弦的「赫魯曉夫」、「唇」、「印度」等提供了一個寫作的典範。這裏且引「印度」一節。

印度

馬額馬阿

用你的架姿包裹着初生的嬰兒
用你的胸懷作他們暖暖芬芳的搖籃
使那些嫩嫩的小手觸到你嶄嶄的前額
以及你細草般莊嚴的鬍鬚
讓他們在哭聲中呼喊着馬額馬阿

.....

除了風格是不能模仿之外，詩的寫法卻可以作為參考。上面所引的斷句，是用具體的動作寫出個人的感覺，這些感覺無論讚美與批評，不單免於概念化的刻劃，更避免一廂情願的感觸。更重要的當然是詩中語法的活潑，語句的綿密，以及意象的跳躍，都具有很大的彈性，使全詩的感覺很生動，由這幾點來看何福仁這兩首詩，便發現它們基本的缺點，是以個人的感觸來評價人物，以平板的敘述語態來說明詩的要意。

寫意詩或者是人物詩，都要求作者對所詠寫的事物有獨特與深刻的認識，所以，它基本上考驗作者的不是感情的純真，而是閱世的歷練，這樣才能見人之未見。就這方面來說，我們可以找出一個簡單的方法，來鑑驗一首人物詩或寫意詩的好壞；方法就是這首詩是否需要讀者對詩中的人物有認識，才能明白詩中的意義為何。如果需要讀者的認識來填充，自然便是壞詩，因為詩說的不夠充份。何福仁這兩首詩便犯了這個毛病。在這兩首詩裏，作者沒有明言詩的對象為何，只是如果讀者真不知道詩的對象為何，不是對他們早有一番認識，仍能夠準確掌握明白詩中的含意嗎？我是絕對懷疑的。或者有人會辯說，沒有指名道姓，詩所涵蓋的人事不是更廣泛嗎？但問題就是，詩中援引的例子是屬於某一個特定的人，而不是某一類人「共相」式的描繪，因此，做不到「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地步。反過來說句笑話，如果一首人物詩把詩中的人名刪去，換上另一個人的名字，詩意依然成立的，並不一定就是好詩；何福仁另一首悼亡「納布可夫」的詩，便是一個例子。如果把詩中的名字改掉，這首詩可以送給任何一位已故的作家。

關於這兩首詩的語言，也有值得討論的地方。初看時這兩首詩的語氣十分平實，因為它用的大半是短句，一句長句還會拆散了，分開來排列，讀起來語氣比較緩慢，因此給人平實的感覺。不過，我現在想討論一下詩的語言結構。詩的分行，或者是為了詩意的轉折，或者是意象的並列，是有一定的目的，而且可以說，另立一行的詩句，除了用

作上文下理的承接及傳達，本身還有其完滿的意義，但何福仁這兩首詩的結構顯然沒有那麼嚴謹。「他的煩惱」特別明顯。「而是／八十歲後／如何／年青下去」本來是完整一句，現在分作四行排列，減緩了語勢的進展，「而是」及「如何」這兩行，並沒有另立一行的必然性；這兩個詞的屬性是敘述語態，下面必需承接一個事件或動作，現在單獨佔據一行，如果目的是為語氣的突出，除了只得到誦讀時的一頓外，字的本身完全是一個抽象的意義，在形聲上都有所欠缺；因此，類似這種分行結構，只會造成全詩的鬆散。下面接着說「他需要／最新出品的／氧氣／可以／將一切吸到／肚裡」的「可以」也犯了這個毛病，而「將一切吸到」這個「一切」，到底指的是「氧氣」還是別的甚麼，抑或是這種「氧氣」可以幫助他「將一切吸到／肚裡」？從前面的幾行詩來看，似乎是後一種解釋比較妥當，因為由「氧氣」至「肚裡」之間有「可以／將……」這個動詞，但如果這個解釋成立，則後文又有矛盾，因為「而不必／呼出來」的「呼」，指的確是這些「氧氣」。但如果說這個「一切」指的就是「氧氣」，那麼這個「一切」在這兒便是一個錯誤的字眼，因為「一切」這個字義通常是含有「萬事萬物」之義，在程度上比「整個」、「全部」等所包容的為多。所以，如果光指「氧氣」便不應用「一切」，來造成語意上的含糊，又用「可以／將……」來造成意象的錯誤連接；詩的文字到底是要追求準確而不可替換的境界的。

關於文義上的矛盾，這首詩其實一開始時便犯了這個毛病，詩說：「他的煩惱／不是年老」，而是「如何／年青下去」，這個矛盾並不能統一，失去了詩的語言在矛盾結構上的辯證關係。

這首詩也不是沒有優點的。後來的一句「如同他的每一句話」便沒有再犯任意分行的毛病。這句詩是全詩最長的一句，亦是全詩的高潮，是非常好的一句詩；接下來說這每一句話都「擁有所有的／解釋」也是很好的一句，把一個人的權威性表露無遺，使「讓失憶的／背誦／讓飢餓的／咀嚼」的諷刺



性，能夠產生強烈的效果，但在這對對聯中，「讓飢餓的／咀嚼」的「咀嚼」，卻沒有「讓失憶的／背誦」的「背誦」好，因為「咀嚼」只是一個動作，沒有填飽的意思，對飢餓的作用不大，也許作者的意思是這樣，但與「讓失憶的／背誦」這句一比較，文意始終沒有那麼完滿。

另外的一首「你活在人們的心裏」，也有類似的毛病，像「在槍桿之前／在勞動之後」的「勞動」便不能與「槍桿」等同，因為「槍桿」是一個具體意象，而「勞動」則是一個抽象概念，如果改用與「勞動」意義相等的意象語（如「鋤頭」等），詩句才比較工整。這類說法也許不容易為人所接受，但我們如果舉辛笛的：「風帆吻着暗色的水／有如黑蝶與白蝶」，意思便很明白。接下來的「寡言恬退／甚至擯棄／身軀」也犯了類似上述的毛病，甚至第一句的詞藻也過於古老，沒有「擯棄身軀」的鮮活，不過，這兒用「擯棄」這個語氣急激（這兩字的唸法都是頓挫的）的詞，是否適合呢？因為詩中後來是用「樸素」這個字眼來形容這個人。注意用字遣詞還是必須的。詩中另一個排偶是「在那裏／人們／有時是水滴／力量的凝聚／沖破一切障礙／揚起浪花／有時是眼淚／當美好的／失去」，這裏的結構十分混亂，「有時是水滴」的一組比「有時是眼淚」的一組為長，內容也比較複雜，就語言結構來說，下一組的結束太急，失去對稱工整的好處，其實還是可以避免的。至於由「流水」起至「水滴」，意象的跳躍並不急促，但是文字的結構並不通順，前文才說他是「流水」，把「支流」瀝向「大海」，接下來便說「大海」裏的「人們」是「水滴」，這個「支流」的意象與「水滴」並不重疊，却是在衝突中，到底這個「支流」所指為何？到底是他領導「支流」入「大海」，還是「人們」的「水滴」組成「大海」等待他投入？此外，用「水滴」來形容「人們」還可以，但是第二聯說「人們」「有時是眼淚」，拿「眼淚」來形容「人們」是否恰當呢？這裏的意象跳躍似乎失去了應有的關連。至於「力量的凝聚」用來指出「有時是水滴」的「水滴」的作用也犯了同一錯誤，只是「水滴」經過凝聚後才造成「力量」，而決不是「水滴」等於「力量的凝聚」。這裏不是要求詩的文字要有如散文或議論文式的文字般，遵守文化上的邏輯結構，而是想說明意象的並列是不可以過於離題，特別是這首詩的文字乃屬於散文化式的韻文格，一般性的文字邏輯可以不遵守，但意象與意象之間的意義應該互相補足，才能成立。此外，如果這一聯要對稱的話，我以為「沖破一切障礙／揚起浪花」這兩個毫不新穎的意象可以刪去。結尾四句是作者自勉之詞，語氣比較沉重，不過，「必須分擔、分享／必須面對」的第

爲什麼要寫詩

上接 22 頁

一句有一個頓號，把氣勢拉緩了，如果兩句長度一般，利用語言的重疊，才能凝聚出深沉的效果。

這兩首詩的缺點，主要是來自文字控制失當，但基本上存在的問題，却是作者的態度，他在「你活在人們的心裏」懷着思念的心緒，在「他的煩惱」却用諷刺的語氣，爲甚麼呢？作者沒有在詩中說明，我們也不能說他在態度有何對錯，只能說他僅給人看見其主觀印象，而沒有客觀的素描。不過，如果依照我們對詩中這兩個人的認識來印証這兩首詩所採取的立場，我則會懷疑作者對這兩個人的評價是否武斷了些，再進一步來說，他對這兩個人的認識，有沒有超越了我們讀者的認識。從他所用的詞句來看，我是十分懷疑的。在「你活在人們的心裏」，說對方不存於任何「辭典」，却「活在人們的心裏」，說人們對他的關懷是「敷他臉上的皺紋／撫慰你鎖蹙的眉」，說他「在過渡（？）激動的日子／仍保持他底／樸素。」說他是「流水／承載血和汗／灑所有的支流／向大海」，這種意象毫不新鮮，即使不在別的詩文中常見，也在日常的交談中聽慣了。沒有新的意象，套用既有的詞藻，不但是想像力欠缺的問題，還會是因爲缺乏個人見地。俗套的文字流露出俗套的詩情，又如何感動人呢？「他的煩惱」所用的文字則比較新鮮，但把對方變成僵化的權威，對這個人的功過似乎流於一面倒，也不能使人完全贊同；作爲一個知識份子，對人對事不是該有一個客觀開明的分析態度嗎？作爲一個詩人何嘗不是也需要這樣做。這兩首詩先入爲主的論點並沒有超過一般海外知識份子的認識極限，充其量把既有的是非重複一遍，個人的見地

是有限的，就這方面來說，我很懷疑這兩首詩的創作價值。悼亡一個人，因爲對他有特別感情與認識，因爲要寫出自己對他的哀思與觀感；寫一首詩，因爲生活上有感觸自己的事物，因爲在語言上有創新的發現；但無論如何，一首詩應該提供我們一個觀察事物的新角度，否則，以片面及有限的認識，去擁護一個人，去反對一個人，不要說是寫詩，即使是寫任何文章也是危險的。

羅維明（寄自美國）

文化新潮對一切高水平
文藝評論文章，均感
興趣，其他攝影作品，
畫輯，藝術稿件亦歡迎。
作者有興趣，可寄給
我們發表，或致電本社
聯絡。作品一經刊登，
贈閱本刊半年。

程逸 著 商思話

信報專欄作者的香港中
國及其他時事評論文集

一山書屋總發行

請密切注意！

當勢

當代台灣文壇趨勢文學生活營

現代文學·鄉土文學
寫實文學·民族文學

座談：「現代文學·現實文學」
什麼是「現代主義文學」、「現實主義文學」呢？
台灣「鄉土文學」的轉變又如何？
「現代文學」還要走下去嗎？
爲什麼要提倡「寫實主義文學」？

講者：黃維樑 馮偉才 何福仁
吳萱人 羈魂 周兆祥

日期：一九七九年六月九日——十一日
地點：粉嶺扶輪營

（請乘搭當天1:13從
紅磡車站開出的火車，
到達粉嶺站後將有專人
接送）

中大文社主辦